



1586
3

紅毛書



門
1586
卷
4

第五回

此回文字妙在上半捉奸句句是武大却句句是哥。下半用藥句句是金蓮却句句是王婆。



此回文字幽慘惡毒直是一瓜地獄文字夜深屋

鬼火青燐對之心絕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却不知作者當日何以能細工的做出也。教我明日拿筆做這樣一篇文字其寔不敢蓋得非做不得也。

拿砒霜來是西門罪案後文用藥是金蓮罪案前才唆結未收拾總云是王婆罪案。

上文勾情處要與花園調搨一回對讀見文不犯手
此文要與貪慾喪命一回對讀見報總一般
看此回而不作削髮想者非人心則此回又代普
師現身說法也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醋藥武大遭殃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
痴心做處人人愛
野草閑花休採折
山妻稚子家常飯

好姻緣是惡姻緣
冷眼觀時箇箇嫌
真姿勁質自安然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
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
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七

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
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
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
鴨鴨那裡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稈麥怎的賺得你恁
肥騰騰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
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
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
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
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箇炊
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東道我吃三五箇
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
哥到箇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
一盞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箇鄆哥
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
我自帮你打捉看他已有成筭全是爲自己氣不是爲人武大看那猴子吃了
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
上的肱膀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膀鄆哥道我對你說
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里沒尋處街上
有人道他有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
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他三五寸文錢使耐耐

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問道真箇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寔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箇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刺人心眼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做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

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箇暗號見見你入來拿他也巴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箇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價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

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面在那婆
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
看○武○大○連○心○兒○弟○何○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七
悲○陋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并几箇炊餅，目去了。武
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
每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
何得窩盤他些箇。然則必死武大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
家，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
酒吃。」武大道：「却纏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
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

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
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
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楚過王婆茶坊裡來，等
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
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箇，你
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伺，
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
「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
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
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

才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鬚鬚四字如。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箇住看七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袈衣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

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

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

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

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寫淫婦人狠處

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

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

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問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

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

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開裡一直走

所以必說西門慶會得一 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撒了王

哥

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

管事夾寫隣舍百忙裡

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

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昏

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後門歸到家

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以上一段捉奸當夜無話次

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

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

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粉去

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虧人禁住不得向前赫道小

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那物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

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

發昏又没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

做的勾當我親手提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

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

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

歸來他肯于你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

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下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

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蕪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

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

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虫的武大

頭一語直接交

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若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箇撐船的我到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箇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法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回

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不是故意逗留不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說却是委實難教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矮子病得重趁他狠狠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却把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七淨七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絲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去這不是長

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七七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

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只是西門慶罪案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

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心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指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裏扛出去有了有甚麼不了事寫得王婆受禍也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碍手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

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一路寫得黑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看武大一絲

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

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

慶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聞得一處有好藥，我要

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

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

則個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此等處此用

我最不敢贖却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

「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裏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

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

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

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裏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

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裏。听那更鼓時，却正好打三更。三更

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合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

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

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將白湯沖

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

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

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

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更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七的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是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霜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

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以上是全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後門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以下王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裡案面撥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箇從樓上一

步一撥、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
上市憤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
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
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七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
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
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
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
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叫那婦人
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
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

箇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
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此蓋作者于此一篇地獄交字
完備特將七十九回一照便看
官知報應不爽、色慾無益、覺水淋用
武松殺西門不如用金蓮殺之也王婆道、大官人如今
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看出破綻
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
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
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
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王光有影誰能待

萬事無根只自生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聞

第六回

此回何九是周旋武大了當的文字自那日却和西
門慶做一處是寫西門慶金蓮開手一番罪案已完
則金瓶梅一金字的出身來歷已完不特西門慶又
要暫丟開去娶孟玉樓卽作者亦要暫放此處更爲
癡梅作傳今看他下半回依舊還是金蓮王婆文字
不知作者自是借鍋下米做玉樓做薛嫂做春梅人
自不知也

何處做玉樓觀金蓮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
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此是玉樓的過文人自不

知也不然。謂是寫金蓮。然則此言却是寫金蓮甚麼事。也要知作者自是以行文爲樂。非是催與西門慶家寫帳簿也。

何處寫薛嫂。其寫王婆。遇雨處是也。見得此輩止知愛錢。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風雨晦明都不阻他的惡行。益知媒人之惡。沒一個肯在家安坐不害人者。也。則下文薛嫂已留一影子在王婆身上。不然王婆必寫其遇雨。又是寫王婆子甚麼事也。

何處寫春梅。看其寫金蓮唱曲內必一云喚梅香。

云梅香是也。不然金蓮與西門正。是眼釘初去。滿心狂喜之時。何不得于心。乃唱一慘淡之曲。而金蓮自身沾寵之不暇。乃頻喚梅香。且不說了。鬢而必用梅香。總之金梅二人原是同功一體之人。天生成表裏爲惡。一時半霎都分不開者。故武大纔死。金梅恨而燒夜香。直與樓上燒香。弄一得雙遙遙相照。誰謂金瓶梅有一開筆。浪墨而凡小唱笑話爲漫然無謂也哉。

文有寫他處。却照此處者。爲顧盼照應伏線。法文有寫此處。却是寫下文者。爲脫卸影喻。引入法此婦人。

晚卸影喻引入法也。試思十日二十日方知吾甚麼
欺。寫王婆遇雨。又有意在蓋爲玉樓而寫也。何則。武二
哥來遲而金蓮嫁亦惟武二哥來遲而未娶金蓮先
娶玉樓之時。日乃寬綽有餘。不然娶金蓮且不暇。况
玉樓哉。夫武二之遲。何故而違多。則兩三月。少則一
月之語。哉。則用寫王婆遇雨。照入武二路上。雨水連
綿。誤了日期一語。不然夫幫間必以遇雨爲趣。則恐
伯爵當寫其日日打傘也。文字用筆之妙。全不使人
知道。

寫何九受賄金爲西門拿身分。不似水滸之精細防
患。蓋水滸之爲傳甚短。而用何九証見以殺西門。今
此書乃尚有後文許多事寔也。且爲何十留地故耳。

第六回

何九受賄聊天

王婆幫開遇雨

詞曰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
山雞。輒棄鴛鴦。從此簫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
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酒淚登舟。

右調懶畫眉

却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接上三更天。則三王婆拿銀
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于武大

鄰舍街坊。夾入都來看望那婦人。

虛掩着粉臉作之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
婆娘答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看之不能勾好不
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之咽之假哭起來衆
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
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二語千古爲人娘子省煩惱
天氣暄熱五月作引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
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去請件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
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備了就于報恩寺叫了
兩箇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箇火
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之的走來到紫石街巷

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
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
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
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對大
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
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咐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
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只想
道西門慶自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
箇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中摸出一錠雪花銀子
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又手

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
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
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
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
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箇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
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昨
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箇把持官府的人只得
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
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箇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
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

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却是不須提
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
見証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
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于是一直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
個火家一只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裏火發又照
婆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
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至此迤照簾
理簾子十四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
如何這咱絕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
一步只見兩只見俱從何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

布髮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病症，幾個啣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裏暗道：我從來只听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旁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

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攙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

又照管衆伙家

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殮。

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弔孝相送。步七映鄰舍爲後文章本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個靈牌，寫亡夫武大郎之

靈比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幡錢紙金銀錠
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以下丟開武姓單講西門
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
王婆茶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
人兩個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
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厮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後
自此和婦人情深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
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又照着家內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脩

只為恩深情鬱上 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讐解 地老天荒誰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
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風動慢颯
涼侵扇處過端陽家共舉觴

自去年十月初十外至此已半年矣因西門一向在醉夢顛倒中只陪上敘來至此一現也

却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
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
看七大娘子娘子家忽添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

節間記挂着來看此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七在這裏怕還未去哩潘媽七前何不到武大家今忽便來總之寫盡武大寫盡人情也等我過去看七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後門婦人正陪潘媽七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裏得養出來你年小小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七潘媽七嘈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七道他從小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這姐

姐端的百伶百俐不在了好箇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七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箇一面安下鍾筋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七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便連忙丟了箇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寫潘婦人一力攬掇他娘起身去了孝處可殺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後門婦人接着到房中道箇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一在一邊用一長白紙蒙着裏面也不掀採每日只是

濃粧韶林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態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家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不知者止云寫金蓮惡知者則云毛樓已來了也西門慶

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壇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

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臉見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箇籃兒走到街北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五月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剎剎七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秦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四苗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房武二來連作証武二來遲以便未娶慌忙

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衣服都淋濕了、等了
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
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
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
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
箇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定大
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見那婆子陪着飲了、三
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
烘乾、那鷄鶩、喫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
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盞、

盤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樹着黑面琵琶、
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友、彈箇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
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却休要笑恥、西門慶一
面取下琵琶來、搜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
弄米弦、慢七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髮光、金釵斜插、在烏雲
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
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看官、試想此曲、何故不來、而此曲、又何必此曲、
試想三日、何姑、蓋兩喚梅香、而春梅、呼吸欲動、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脚處、一手樓過婦人、

頁良說

親了箇嘴稱誇道誰知姐也有這段兒聰明

構攔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

家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

家西門慶一面談笑就托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

帶雨尤雲調笑頑耍即頭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

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

好小腳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

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坐地

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唱

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

才俱在妙齡之際

寂靜蘭房簟枕涼

佳人才子意何長

方纔枕上澆紅燭

忽又偷來火隔牆

粉蝶探香花萼顫

蜻蜓戲水往來狂

情濃樂極猶餘興

珍重檀郎莫替忘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

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

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簾子十五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

了一回酒纔散正是明眼人必知此救語記西門自此日

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

第七回

上文自看打虎。至六回終。皆是爲一金蓮不惜費筆費墨。寫此數回大書。作者至此當亦少歇。乃于前文王婆遇雨半回。層上脫卸下來。至此又重新用通身氣力。通身智慧。又寫此一篇花團錦簇之文。特上與第一回作對。其力量亦相等。人謂其精神不懈。何其不歇一歇。不知他于上文遇雨文內。卽已一路歇來。至此乃歇後復振之文。讀者要便被牠瞞過去也。知此回文字精警。則益信前遇雨文字爲層上脫卸此回文字也。

夫以金瓶梅爲名。是金蓮瓶兒春梅爲作者特用。意欲寫之人。乃前文開講。便出瓶兒。恰似等不得寫。金蓮便要寫瓶兒者。乃今既寫金蓮。偏不寫瓶兒。偏又寫一玉樓。夫必寫一玉樓。且毋論其文章穿插。欲急故緩。不肯使人便見瓶兒之妙。第問其必寫玉樓。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玉樓之名。非小名。非別號。又非在楊家時。卽有此號。乃進西門慶家。排行第三。號曰玉樓。是西門慶號之也。號之云者。作妾之別說也。卽此玉樓二字。已使孟三姐眼淚洗面。欲生欲死也。乃玉樓二字。固是作者爲之起也。非真箇有一西門慶爲之起此名也。作者意固奈何。語有云。玉樓人醉杏花天。然則玉樓者。又杏花之別說也。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邊仙種。本該倚雲栽之。忽因雪早。幾致零落。見其一種春風。別具嫣然。不似蓮出污泥。瓶梅爲無根之卉也。觀其命名。則作者待玉樓。自是特用異樣筆墨。寫一絕世美人。高衆妾一等。見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常屈之於冷淡之地。使之含酸抱屈。本不肯學。好又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樓者。正復不少。則作者殆亦少寓意于玉樓乎。况夫金瓶梅花。已占早春。

玉樓春杏必不與之爭一日之先然至其時時私用
自有一番爛熳到那結果時梅酸杏甜則一命名之
間而後文結果皆見要知玉樓在西門慶家則亦雖
有如無之人而西門慶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財而
已觀楊姑娘一爭張四舅一鬧則總是爲玉樓有錢
作襯而玉樓有錢見西門慶既貪不義之色且貪無
恥之財總之良心喪絕爲作者罵盡世人地也夫本
意爲西門貪財處寫出一玉樓來則本意原不爲色
故雖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見得財的利害比色
更利害些是此書本意也

寫玉樓必會月琴者是一眼早覷定金瓶梅與玉樓
數人同歸一穴之後當如何如何令其相與一番爲
吳神仙一結地步也則一月琴又是作者弄神弄鬼
之處也

金蓮琵琶爲妬寵作線玉樓月琴爲翡翠軒作地翡
翠軒必用月琴者見得西門對面非知音之人一面
寫金瓶梅三人熟處一面使玉樓令處不言已見是
作者特借一月琴將翡翠軒葡萄架的文字皆借入
玉樓傳中也文字神妙處誰謂是粗心人可解
若云杏花喻玉樓是我強扭出來的請問何以必用

薛嫂說來本在楊家後嫁李家而李衙內必令陶媽
媽來說親事也。試細思之。知子言非謬。

然則後春而開者何以必用杏也哉。杏者幸也。幸其
不終淪沒于西門氏之手也。

然則金瓶梅何言之子。又因玉樓而知其名。金瓶梅
者矣。蓋言雖是一枝梅花。春光爛熳。却是金瓶內養
之者。夫即根依土石。枝撼烟雲。其開花時亦爲日有
限。轉眼有黃鶴玉笛之悲。奈之何。折下殘枝。能有多
少生意。而金瓶中之水能支幾刻。殘春哉。明喻西門
之炎熱。危如朝露。飄忽如殘花。轉眼韶華頓成勾景。

總是爲一百回內第一回中。色空財空。下一頂門針。
而或謂如檣杌之意。是皆欲強作者爲西門開帳簿
之人。烏知所謂金瓶梅者哉。

于春光在金瓶梅花時。却有一待時之杏。甘心忍耐。
于不言之天。是固知時知命。知天之人。一任炎涼。世
態均不能動之。則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色色古絕。
而又教世人處此炎涼之法也。有此一番見解。方做
得此書出來。方有玉樓一個人出來。誰謂有粗心之
人。止看得西門慶又添一妾之冤于千古哉。

讀至此。然後又知先有卓丟兒。所以必姓卓也。何則

夫。丟。兒。固。云。爲。孟。三。姐。出。缺。奈。何。必。姓。卓。哉。又。是。作。者。明。七。指。人。以。處。炎。涼。不。動。之。本。也。蓋。云。要。處。炎。涼。必。須。聽。天。由。命。守。運。待。時。而。所。天。由。命。守。運。待。時。豈。易。言。者。哉。又。必。卓。然。不。動。持。守。堅。牢。一。任。金。瓶。梅。花。笑。我。七。只。是。不。爲。所。動。故。又。要。何。草。字。兒。上。先。安。脚。跟。牢。定。死。下。工。夫。也。故。三。娘。之。位。必。須。卓。姓。先。死。守。之。以。待。玉。樓。也。

玉樓必自小行三而又爲三娘者見得杏花必待三月也

作者寫玉樓是具立身處世學問方寫得出來而寫

一玉樓又是教人處世入世之法固知水月印空猶是末着見不能如此或者空去故後寫月娘好佛孝哥幻化等因猶是爲不能如玉樓之人再下一轉語另開一法門也

瓶兒于竹山進謔時一說卽信壞在容易信玉樓于張四進謔時一說不信壞在不肯輕信此何故也瓶兒悔牆頭之物輕七失去心本悔矣故一說卽入玉樓爲薛嫂填房之說着迷心已迷矣故屢說不聽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用筆深淺皆到

其前文批玉樓時亦常再四深思作者之意而不能

見及此到底隔膜一層。若探得此意，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其名姓皆是作者眼前用意，明白曉暢，彼此貫通，不煩思索而勸懲皆出也。

如月娘以月名者，見得有圓有缺，喻後文之守寡也。有明有晦，喻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賢時有妬時也。以李嬌兒名者，見得桃李春風，牆外枝也。以雪娥為言者，見得與諸花不投，而又獨與梅花作祟，故與春梅不合而受辱守備府。是又作者深恨歲寒之凌冽，特特要使梅花翻案也。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離騷無處發泄，所以著書立說之深意也。至瓶兒則

為承注梅花之器，而又為金之所必爭，蓮之所必爭。

者也。何則？瓶為金瓶，未為瓶之金，必妬其成器，瓶即

此等意思皆具寓意，說內因，亦從上樓一名看入，具不為金瓶或銅或玉或瓷器，則金又憤已不得為金

另有數解，可參故並存之。

瓶以盛之，而使其以瓶兒之樣以勝我也。是又妬其勝已，而時值三伏，則瓶為蓮用，故翡翠軒可續以葡萄架，而三冬水凍，瓶不為蓮用，故琵琶必彈于雪夜，而象棋必下于元宵前後也。此蓋因要寫一金蓮妬死之人，故名瓶兒，見其本為一氣相通，同類共事之人，而又不相投者也。至于春梅，則又作者最幸有此，又最不堪此，故以兩種心事寫此一人也。何則？夫梅

花可稱全在雪裡寒歲臘底是其一種雅搽本自傲
骨流出宜乎爲高人節婦忠臣美人今加一春字便
見得爛熳不堪卽有色香當時亦世俗所爭賞而一
段春消息早已漏泄東風爲幽人歲寒友所不肯一
置目于其間者也至于彤雲凍雪爲人所最不能耐
之時倘一旦有一樹春梅開于旭日和風之際遂使
從前寂寞頓解此必寫春梅至淫死者爲厭說韶華
而必使雪娥受辱者爲不耐窮愁故必雙寫至此也
夫一部金瓶梅總是令熱二字而厭說韶華無奈窮
愁又作者與今古有心人同因此冷熱中之苦今比皆
于一春梅矣泄之宜乎其下半部單寫春梅也至于
蕙蓮原名金蓮王六兒又重潘六兒又是作者特心
寫出此固一金蓮彼又一金蓮尋來者一金蓮尋去
者又一金蓮眼前淫婦人比上皆同不特一潘氏爲
可殺也况乎有潘金蓮而宋金蓮不得仍名金蓮且
不得再說金蓮更不得再穿金蓮卽欲令其拾金蓮
之舊金蓮以爲金蓮亦必不肯依至後且不容世有
一宋金蓮改名之宋蕙蓮且死後並不容其山洞中
有一物在人亡之遺下一隻金蓮則金蓮之妬之惡
之可殺可割想雖有百金蓮總未如潘金蓮之妬之

惡之可殺可割也。至于王六兒之品簫更勝金蓮之品玉而金蓮之一次討紗裙。又不如王六兒之夜七後庭花。是雖有百金蓮。不如一金蓮之潘六兒。又有一後來居上之王六兒。奪其寵。爭其能。睥睨其後。則一六兒又難敵。無窮無盡。勝六兒之六兒。然淫婦之惡。莫過于潘金蓮。故特上著之于金瓶梅。使知潘金蓮者可殺可割。而淫婦之惡。更有勝于潘六兒者。故又特上著此金瓶梅。使知凡爲淫婦之惡。更殺不足割。不盡也。所以兩金蓮遇而一金蓮死。兩淫不並立。兩六兒合而迷六兒者去。兩陰不能當兩斧。效立見也。作者所以使蕙蓮必原名金蓮。而六兒後又有一六兒也。至于陳敬濟亦有深意見得他一味小殷勤。遂使西門月娘被他瞞過。而金蓮春梅終着了他的道兒也。故謂之敬濟。而又見陳洪當傾家敗產之時。其子苟有人心。自當敬以濟此艰难。不敢一日安枕下食。乃敬濟如此。西門有保全扶養之恩。而其婿苟有人心。自當敬以濟此恩遇。不可一事欺心負行。而敬濟又如彼。至若其父爲小人。敬濟當敬以幹蠱濟此天倫之醜。其岳爲惡人。敬濟又當敬以申諫。以盡我親上之誼。乃敬濟又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嗚呼所。

謂敬。濟者安在哉。至其後。做花子。做道士。一敗塗地。終于不敬。其何以濟。宜其死而後已也。則又作者特地爲後生作針貶也。至于秋菊與梅蓮作仇。而玉簫與月娘作婢。又以類相反。而相從也。李桂姐爲不祥之物。雜本之人。蓋桂生李上。豈非不祥。雜本而吳銀兒言非他的人兒。皆我的銀兒也。若夫愛月則西門臨死相識之人。去其死時。爲日不久。大約一年有餘。言論月論日的日子。死到頭上。猶自斷喪也。猶好淨他人也。銀瓶有落井之識。故解衣銀姐。瓶將沉矣。月桂生炎涼代嬪之時。故趨炎認女。必于月娘。而卽于最炎時。露一線秋風。若去桂出。則蓮彫。故金蓮受辱。卽在梳櫳桂兒之後。而衆再成林。春光自盡。故林太太出。而西門氏之勢已鐘鳴漏盡矣。他如此類。義不勝收。偶因玉樓一名。打透元關。遂勢如破竹。觸處皆通。不特作者精神俱出。卽批者亦肺腑皆暢也。文章當攻其堅處。一堅破而他難。不足爲敵矣。信然。信然。其寫月娘爲正。自是諸花共一月。李花最早。故次之。吞占三春。故三之。雪必于冬。七爲第四季。故四之。蓮于五月勝。六月大勝。故五排。而六行之。瓶可養諸花。故排之以末。而春梅早。雖極早。却因爲蓮花培植。故

必自六月。遲至明年春日。方是他芬芳吐氣之時。故又在守備府中方顯也。而蓮杏得時之際。非梅花之時。故在西門家。只用影寫也。玉樸爲處。此炎涼之方。春梅爲翻。此炎涼之案。是以二人結果。獨住以其爲春梅。太爛熳了。故又至淫死也。

此回內出春梅。人知此回出春梅爲巧。不知其一回中。已干大了頭三字內。已出了春梅。此處蓋又一掩映上文。然終是第二筆矣。于其第一筆。誰肯看之哉。試想無教大了頭一筆在前。此處卽出此一筆。有何深趣甚矣。看文者。休辜負子人家文字矣。

作者寫玉樸。不是寫他被西門所辱。却是寫他能忍辱。不然看他後文。純用十二分精采。結果玉樸。則何敬。又使他爲西門所辱。爲失節之人。蓋作者必於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蠶室。孫子之刖雙足。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騷。不平之言于世。以爲後有知心。當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負才。淪落于污泥也。且其受辱。必爲人所誤。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熱結冷遇之交。且必因泄機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溫秀才之串。遇等事。而點出

機不密則禍成之語。必誤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為史公之忍辱著書。豈如尋常小說家之漫肆空談也哉。
月琴與胡珠。雙結入一百回內。蓋月琴寓悲憤之意。胡珠乃自悲其才也。月琴者阮也。阮路之哭。千古傷心。故玉樓彈阮。而愛姐亦彈阮。玉樓為西門所污。愛姐亦為敬濟所污。二人正是一樣心事。則又作者重。重憤懣之意。愛姐抱月琴而尋父母。則其阮途之哭。真抱恨無窮。不料後古而有子為之作。一知己噫。可為作者洒七化因蟲矣。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詩曰

我做媒人實自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銖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薛媒婆見提着花廂兒。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裡。和傅二叔。

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
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听了、一直走到舖子
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筭帳便點七頭兒喚
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
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
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
娘窩兒何如則知卓二姐者非三娘其人乃三娘之名也西門慶道你且說這
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
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
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于去也有四

五隻廂子金錫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
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

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只有一個小叔兒纔十
歲身汚途窮所以著書作者大意了了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

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
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富
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太官人說他娘
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
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塚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
琴便可在他心上早已為翡翠軒三人作線也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

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和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七房子理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器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說話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盒担，叫人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要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口姑奶奶，是大先來觀面親見過。

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哎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裏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攬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絲大帽，一撒鈎絳粉底皂靴。富家氣象却是市井氣。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只用媒人說妙。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箇大生藥舖，家中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沒箇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七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開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者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即叫姑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儒。我侄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箇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箇棺材本，也不會要了你家的。」
婆子意在此，西門慶意亦在此。

我被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箇硬張主
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
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
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
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幸得姑娘是孤身若
着便叫小厮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
在面前說道這箇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
明日娶過門時還你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七人家
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
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

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
口說插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
不是這等人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
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
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
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
便好在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
姪媳一句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一句
官人總是銀子說話也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
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在拐送出送了兩步西

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疋白馬，祇安平。安平安于此帶出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如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裏面儀門照牆竹槍，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甃缸一榴打布橈兩條。是布店

薛嫂推開朱紅柵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棹，先鮮簾櫳，瀟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過張四只是這位娘子大。姑娘大又有娘子大媒人口吻逼肖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麼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舖子裏，一日不算銀子銅錢也賣兩大篋羅毛青鞋面布，每間他買定要三分一尺。總是用筆靈活一日常有三二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六丫頭十五歲，

起頭去了名喚蘭香小丫頭名喚小鸞總十二歲隨手得
不費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黃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
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西門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
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
不啻一總謝罷了我不知何故看到此處滿身痛快要
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
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
婦人但見

月。畫。烟。描。粉。粧。玉。琢。俊。麗。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
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湘。裙。露。一。雙。小。脚。周。正。

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
可箇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
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
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
人物風流心下巴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嫂道官人
貴庚上。樓。羊。迷。處。在。此。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
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
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
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二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

小丫鬟。拿出三盞密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
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箇萬福。薛嫂
見婦人立起身。就趨空兒。輕全典金蓮對照用手掀起。婦人羃子來。正
露出一對剛三寸金蓮對照尖尖。金蓮腳來。穿着雙大
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見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
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
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
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
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
今月二十四日。二十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

六月初二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
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
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
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
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含蓄張薛嫂道。
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
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說人家
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金瓶獨擅此能我
也。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
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

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此。問。官。人。要。理。不。知。作。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上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道。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又。映。敬濟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箇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十箇艾窩是。比。方。食。物。又。視。姑。娘。身。分。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上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

留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奶奶早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上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上家送來什麼與我些？」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上方。纔。出。門。不。在。話。下。閒。情。却。細。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有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爲上計，卽走來對

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
他是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
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
是吳千戶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况他房裏又有
三四個老婆除沒上頭的了頭自誤在此不自誤在此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
還有的惹氣哩婦人所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
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新娘子我情願讓他
做姐七雖然房裏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
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况且富
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個意日我固做大只我能容人便
是不料後却爲妾所以後文會

地酸到。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
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
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
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
家。把得家定。裏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玉樓爲人
在是矣
張四道。不是我打听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
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
那裏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
子漢。不懼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
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

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裏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况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為証。此處寫玉樓執迷却反。映瓶兒待竹山之淺。

張四無端散楚言。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

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二日

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二十詩十二位素僧。未與武大燒

錫燒靈又字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

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眾隣。來和婦人說話。此

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守備府裡討的一

二十名軍牢。又出王進家搬運入床帳。嫁粧箱籠。被張

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一面同了街坊隣舍。進

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一位高隣。听着大娘子在

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穴外甥死了。空掙一場錢。有

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爭奈第二箇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他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大家見箇明白。無數話。總是東。婦人所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听着。你西人情可嘆。老人家差矣。奴不是反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又照金蓮妙絕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債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支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

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看一看。就有你還掣了去。我又不要你的。然則又何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挂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道。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箇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你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嫁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型。隣舍論理會得婆子道。難道他娘

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替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湏存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聽了一眼。說道你好公平。心見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臊子吞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箇外甥是我姐七養的。你這老咬虫女生外向。然則兩人。怎一頭放水。又一頭放火。姑娘道。賤及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裡。有何

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使欲起謀心。將錢肥已。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猫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扯淡。三醉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恁不得。您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娟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七了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好住法。不然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

厮伴當并發來眾軍半起人鬧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
樓○本○意○房○妻○故○用○張○四○一○爭○以○觀○出○之○非○有○問○筆○寫○張○
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

眼大睁着半晌說不出話來眾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

回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絳

紗燈籠他小叔楊宗把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服騎

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看官記清後文看西門慶答賀了

他一疋錦段一柄玉條兒蘭香小鸞兩箇了頭都跟了來

舖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琴童心十五歲可思後文亦帶過來

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

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

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親戚大都皆此等類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

拾三間記清西廂房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

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

帳裏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為証

乍觀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上婵娟在柳梢

半韻嫣然首與金蓮二人不同

樓而止

巧滑也何別金蓮處冷落

第八回

上回寫娶玉樓却只算總娶來家。總來家第一夜。此
回便序金蓮矣。然則費如許力量。寫一玉樓而止。拉
到家中便罷。休何以謂之情理文字哉。然而接寫玉
樓來家如何宴爾。如何會日。娘眾人勢必又是一篇
文字。既累筆難寫。又冷落金蓮矣。今看他竟不寫玉
樓而止。寫金蓮。然寫金蓮時。却句句是玉樓文字。何
巧滑也。何則。金蓮處冷落。玉樓處自親熱也。玉樓處
親熱。現西門慶之慚。疎金蓮處更可知也。端午別金
蓮。到六月初二將近一月也。此將近一月中做的事。

第

奇書

八回

皆是相看玉樓收拾下禮。然將近一月中。忙此一事。豈無一刻閒工。到六姐處哉。今既絕無消息。是未娶之前。已心焉玉樓矣。六月二日。既娶玉樓。六月十二日。即嫁大姐。夫此十天之內。既忙不得工夫。走動十二。至廿八半月。以內。又無一刻閒工夫哉。夫無閒何以至院裡哉。

寫盡西門既娶新人。既難丟玉樓。又因娶玉樓。心中自慚不好去見金蓮。又恐玉樓看出破綻。一時心事有許多欲進不前。故金蓮屢促而不至也。則金蓮處一分冷落。是玉樓處一分熱鬧。文字掩映之法。全在一筆是兩筆用也。

六月二日娶玉樓。後總是文嫂來約娶大姐。夫自二日至十二。僅十天。而十天內。方說娶一時。便措置一件婚嫁事。且又在娶玉樓之時。一者見西門慶豪富。二者見陳洪勢要。為西門所趨。承恐後者也。映後文月娘不堪。

寫床既人情理。又為春梅回家作線也。

看他寫玉樓簪上兩行詩句。明是以杏花待玉樓。如我前所言者。益信我不負作者矣。

夫寫玉樓簪子何哉。當看其又寫金蓮簪子。便知寫

玉樓簪子。何則玉樓簪。亦有詩。金蓮簪上亦有詩。觀金蓮簪上的詩。必以蓮自喻。則知玉樓簪上的杏明。是作者自言命名之意。恐人不知。又以金蓮簪觀出之。則知玉樓之名。信如予言。太自未細心一看耳。此回內繳過兩件物事。又伏出兩件物事。金蓮撕扇。是收拾過前三番寫的扇子。也不來還我香羅帕之曲。又收拾過王婆所掏出之帕也。如雲被風吹出岫來。既現半日花樣。自然又要風吹散了他。不然搖擺天上。却何日消繳。何處安放。他至陪大姐一床。與玉樓一簪。又特上為敬濟嚴州一線。而此處又觀玉樓。

宴兩西門薄倖金蓮。几乎被棄。武大險此白死。真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無數文章。而又寫盡浮薄人情。一時間高興。便將人弄死。而奪其妻。不半月。又視如敝屣。另去尋高興處。真是寫盡人情。

看此回寫武二遲了反子。因路上兩水。方知王婆遇兩是為武二遲日作地。而武二遲日。蓋又為娶玉樓作地也。不然武二倘一月便回。或兩月便回。西門一邊。忙金蓮之不暇。何暇及玉樓哉。不知者謂武二來遲。是為娶金蓮作地。知者謂為娶玉樓作地。然則王婆遇兩。固原為玉樓作地。未常為武二作地。而前回。

脫卸玉樓又不獨以王婆照薛嫂兒也

燒靈必使和尚聽淫聲一段總是為金蓮妖淫處隨處生情沒甚深意又特為玉樓燒靈一對愈襯其不堪也

文嫂兒蜂也。為敬濟說親時。陳洪正勝。則是將敗未敗之。菱荷故蜂兒。猶來至後。文陳定作老僕。是其敗已敗定矣。止餘一菱莖。則奈何。故止用薛嫂兒。通信金蓮玉樓之簪。已現後文。瓶兒又有壽字簪。且每人皆送一簪。至春梅。則有與小玉互相酬答之簪。而西門乃與伯爵同夢。簪折自是細針密線之處。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古鬼卦

燒夫靈和尚听淫聲

詞曰

紅暝卷窗紗。睡起半拖羅袂。何似等閑翻起。日高還未得。催花陣。七玉樓風。接上人。唯睡有了人兒。一箇在眼前。心裡。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膝。又遇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六月十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鑽造不出床來。就把盃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已與游舊家三

朝九日足亂了一箇月多，不會在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厮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照後文婦人盼的緊見婆子回丁，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院，只在門首覓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婦人噉罵在臉上，惟他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道，婦人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裹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罵了七句，負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腳上脫下雨隻紅

綉鞋兒來試打一箇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敵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証。

浚波羅韞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救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兒辜負咱。上何曾辜負他，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意因倦就搥在牀上，盹睡着。可約一箇時辰，醒來心中正洗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就問迎兒蒸熱了盞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

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箇角兒翻來
撲去只數得二十九箇便問那一箇往那裡去了迎見道
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
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箇好嬌態淫婦
奴才你害饑瘵病心裏要想這箇角兒吃你大碗小碗
味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
子跳剝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
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
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饑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
偷了如何賴我錯數眼看着就是箇牢頭禍根淫婦有那

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
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
上小衣故他起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
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
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總是淫婦未
思中苦境總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
簾下站立簾子也是天假其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
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
話乖竟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瀝
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簾子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

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箇影兒想，想必另續了。一箇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進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丁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对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对六姨說，六姨休对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决不对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德，硬罷听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对你說。」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新舊，委曠了三十夜。非寫金蓮，却寫玉樓，那也明眼人自。他信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箇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卓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直接成衣得手文章
巧捷之妙一至于此

寫就，盪成一箇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友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
即插入倫
娶正文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乾担的帳，說畢騎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
又一月矣等得杳無音信，不覺銀花暗瘦，星眼流淚。至晚只得又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

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悞了勾當。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歸家去了。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欸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箇綿搭絮。」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韓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倚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為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就使迎兒過問壁瞧王奶子，請你爹去了，不曾迎見去不多時，說王奶子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勾多時。捱光時西門慶不在王乾娘牆脚下，緩緩急二字可笑。只見傳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傳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箇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曉拉衆朋友往院子裡去了。又影且見得有了玉棧，便直欲棄了金蓮，愈慚愈不好去寫序，浪負心，如甚不然。院中覓醉，豈是無暇至金蓮處一走哉。後文瓶兒亦常自院中回來，夜會矣。吁。想一夜通沒回家，你往那裡去尋他這

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拘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從東來，兩箇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扭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帶三分慚色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箇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恭喜，還虧老身沒半箇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人聽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

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扇子四現矣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恨怎的把奴丟了。

一向不來，傍箇影兒，恨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三恨那裡想起奴家來。西門慶道：「你休听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

旺跳身子說箇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破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叮口袋婦人道：「負心的賊，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

新纓子瓦楞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明○新○即○行○徑○非○單○易○金○是○運○恨○也○

拾起來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裡，覷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鑲着兩溜字兒，金○此○此○將○玉○樓○命○名○之○義○說○明○勤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將○簪○一○點○固○是○又○照○王○樓○却○又○伏○線○千○里○矣○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箇唱的，送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戀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箇嚮櫃子，道：「哥兒，你醉的眼，怎花了？」哄三歲孩兒也。不信，王婆在傍揷口道：「太娘子，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擲屎，出門去，獼象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繫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要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酒金，七釘鉸川扇兒。」○本○意○卽○出○扇○兒○却○又○將○簪○子○一○開○此○意○纏○出○然○却○收○拾○已○前○扇○子○也○取過來，迎曉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箇妙人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放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扇子是我一箇朋友，才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纔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倏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瞎瞎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

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見，將預先安排下。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拏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覷着，却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線潞紬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堯肚，一根並頭蓮辦簪兒，簪兒上釵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試想此簪亦有金蓮之爲，蓮見玉樓爲杏，無疑手寫此處，眼照彼處。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接過，親了箇嘴。帶愧色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

人教迎見，執壺斟盃，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箇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七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晴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同碧，僧投古寺，深林中。鵲飛急，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那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

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
大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
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
○方○知○王○婆○馮○兩○之○妙○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箇月光景。
一總前在路上行住坐臥，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
免先差了一箇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
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
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孤尋武大家，可也。天假其便，王
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纏要叫門。婆子便
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

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胡芦的妙你有書信交與
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
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
這王婆擎着那封書，從後門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
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
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上兵寄書來，
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
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听了此言，
正是分開入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忙與婦人都
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

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荒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到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密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的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又出現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

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掣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挂佛像王婆伴厨子在灶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念字誦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恭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七都迷

了佛性禪心。閑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
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闍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
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磬搥敲破老
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
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
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
口兒。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禿廝。纏且說衆和尚見了。

武大老婆。嬌模嬌樣。多記在心裏。到午齋。在寺中歇。晌回
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與
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窻下水
盆裏洗手。忽聽見婦人在房裏顛聲柔氣。呻七吟七。哼七
唧七。恰似有人交妒一般。遂推洗手。止住脚。听只听得婦
人日裏喘聲。呼叫達七。你只顧擗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
听見。饒了奴快些去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
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廝听了。個不亦樂乎。
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婦
人有漢子在屋裏。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

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替換一身艷服
在簾裏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
婆昏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秃冷
眼瞧見簾子裏一個漢子和婆娘簾兒十七至
此方了簾子影上綽上
並肩站着想起白日裏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擡鉢
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芭旋七光頭
不去拾只顧擡鉢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
已燒過了還只顧擡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
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
道請齋主娘子謝上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眾和尚道不

如餓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
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果然佛法能肖罪

金蓮歸花園內矣須記清三問樓一
到之閣黎竊壁聽淫聲
出亡者聞之亦慘魂
春梅一個春梅一個玉蕭明是作者
入免他第一回內不曾在尺子頭三字中出春梅
又恐無目者猶然不知下又云另買一個小不頭
春明也

第九回

此回金蓮歸花園內矣。須記清三間樓一個院一個獨角門。且是無人跡到之處。記清方許他往後讀。此回偷娶金蓮却是順出春梅而出春梅時必云月娘房裏兩個丫頭一個春梅一個玉簫。明是作者恐人冤他第一回內不曾在。大了頭三字中出春梅。又恐無目者猶然不知。下又云另買一個小丫頭云云。明上說先有一個小丫頭陪此大了頭三字者爲春梅也。予言豈不盜信亦如玉樓之名觀其簪上詩句益信。

內將月娘衆人俱在金蓮眼中描出而金蓮在月娘眼中描出文字生色之妙全在兩邊下文武二文字中將李外傳替死自是必然之恐與水滸相左爲世俗不知文者口寔乃于結處止用一倒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滸文字絕不礙手妙絕妙絕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快打李皂隸

詩曰

感郎耽夙愛 着意守香奩
歲月多忘遠 情踪任久淹
于飛期燕比 此翼誓鸞比
細數從前意 時七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爲後文冷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絕

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堯達我自有的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兒破桌壞凳舊衣裳是武大都與了王婆到次月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他四句口號說得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為後武二轎內坐着浪淫婦

問人作地也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記清與他做房一個獨上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必用此句早又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牀又伏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棹椅錦枕擺設齊整忽然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則我云大了頭內有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而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

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鬚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雪娥只借金蓮排五的原故帶敘出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腳月娘在上坐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緻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每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嫵娜推束的燕懶驚慵擅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月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恠不的俺那強人愛他蓋楚把一向的月娘點出非單描金蓮也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腳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旁邊月娘叫了頭拏個坐見教他坐分付了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旁邊不轉睛把衆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如

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
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体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
月多不及金蓮也此處取嬌兒却是取金蓮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
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
臉兒稀上的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
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五短身材輕
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都
看○在○心○裏從金蓮眼內將衆人都照出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
來房裏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孛强孛不動强動
指着了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見貼

纏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没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

飾揀心爱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

後私嘆笑一同文字

衆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

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没分曉

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

趁映在武大家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

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八

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

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

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銷

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眾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
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
怎肯于休自忙裡却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
入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攢線叫聲哥哥也不應
叫聲嫂嫂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嫂聲音
向前便問迎兒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
道你爹娘往那里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
王婆听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
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
不見嫂子公司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
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七四月幾時死的得
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七四月二十頭猛可地
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
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七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
疾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
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
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七如今埋在那里王婆道你哥七
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里
去尋坟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
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

嫂也往那里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箇業障了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家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所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線，買了一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此文比伯爵酒士迷眼時何如，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真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也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旛，紙繒，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脊身，便拜道：哥也陰

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含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邊隣舍，無不恹惶。我也陪他一哭，不知何故。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餚和士兵迎兒吃了，計兩條蓆子，教士兵房外後邊睡，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口裡只顧長吁氣，那士兵勦也的，却似死人一般。偏照管挺在那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也生時懦弱，死

從却無分明說出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恠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七暗七，靈前燈火失光明，慘七幽七壁上紙錢飛散，亂隱七避藏，食毒鬼紛七飄逐，影魂旛紙上有鬼出現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諱思道：恠哉！似夢非夢，剛纔我哥七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

死必然不明，听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士兵正睡得好，又照上兵于是咄七不樂，只等天明，却再理會。看七五更雞叫，東方漸明，士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士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七怎的死了，嫂七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伴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擎着個柳籠篋，羅兒正糶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

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賊。只是一伴我的老
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難保你們打官司。賊。武二道好
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賣賣造兩身
飯來武二對鄆哥道鬼弟你雖年幼。易出我到有養家孝。三精細
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
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
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七和甚人合氣被甚人
謀害了家中嫂七被那一箇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
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
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賊反觀一面道

道武二哥你听我說却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
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地幫扶武大捉姦西
三人怎的忽接一不知怎的又與伯爵講打虎逞招
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裏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妙
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听了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
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
擰到家待擰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
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
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箇下
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
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里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

何九他三日前所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先藏過這何九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細走到縣前，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一直奔到廝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上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嫂子在家為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箇因遇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

議。原來知縣七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何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上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武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冤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裡。

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
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
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縣，
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武
松你休听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
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
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
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
完，方可推問。你那哥上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
恁的說時，小人哥上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

相公不雅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上到下處
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
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洋得這口惡氣。生一直走
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舖子的
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上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
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
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
二引到僻靜巷，只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
恠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
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

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厮、如今在那里、我的
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
是箇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
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催着小人、只開舖子、並不知他
們問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
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
了手、大以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說傅夥計半日、移脚不
動、二來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且說西
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
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若

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
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箇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
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箇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
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
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
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
欲待走了、却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
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
官人和一相知、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
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箇人、坐在正面、兩箇唱的粉

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
不覺怒心起七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
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
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七逼緊來問那里還說得出
話來描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
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箇粉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
見勢頭不好強掙起身來就要往楼下跑武二一把扯回
來道你這廝問着不說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
說也不說早颺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
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逃往後樓更衣去了不王

我事饒我去罷武二听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
隔着樓窻兒往外只一撓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撲
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裏武二隨即赶到後樓來尋西
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凶嚇得心膽都碎
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窻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
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
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七在地下還把
眼動氣不過攙攙又是兩脚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
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
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

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
挨上來收住他，那裏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
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
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却不知道西門慶不該
死倒都說是西門笑官人被武松打死了。為水滸留地步也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讓

郭六生見鄭九當

第十回

此回收拾武松是一段過接文字

妻妾玩賞固是將上文諸事諸人一鎖然却又早過
到瓶兒處也文字如行雲冉冉流水潺潺無一沾滯
死住方是絕世妙文

止是出瓶兒妙矣不知作者又瞞了看官也蓋他是
順手要出春梅却恐平七無生動趣乃又借瓶兒處
綉春一影下又借迎春一影使春梅得寵一事便如
水光鏡影絕非人意思中而又最入情理且瓶兒處
不致寂寞西門步七留心垂涎已久而金蓮得寵惹

朝主事與氣驕志放以致私僕一筆中將諸事皆盡而○又○層○上○深○意○能○使○芙○蓉○亭○一○會○如○梁○山○之○小○合○泊○金○瓶○梅○三○人○一○現○在○一○旁○侍○一○趁○來○俱○會○一○處○儼○然○六○房○婢○妾○全○勝○之○時○也○天○下○事○固○由○漸○而○起○而○文○字○亦○由○漸○而○入○此○益○漸○字○中○一○大○結○果○也○講○瓶○兒○出○身○妙○在○順○將○伯○留○等○一○映○使○前○後○文○字○皆○動○不○寂○莫○一○邊○文○字○中○真○是○公○孫○舞○劍○無○一○空○處○而○穿○插○之○妙○又○如○鳳○入○牡○丹○一○片○文○錦○其○枝○上○葉○上○皆○麻○上○相○通○却○又○一○絲○不○亂○而○看○者○乃○又○五○色○迷○離○不○能○為○之○分○何○者○是○鳳○何○者○是○牡○丹○何○者○是○枝○是○葉○也○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賞芙蓉亭

詞曰

八○月○中○秋○涼○颼○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開○新○妝○園○林○散○步○頻○携○手○折○得○花○枝○寶○瓶○隨○後○歸○來○玩○賞○全○憑○酒○三○盃○醉○醒○時○愁○緒○應○還○又○右○調○踏○莎○行

上半闕收拾金蓮文字
下半闕爲瓶兒插筍也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扒伏在人家院裏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

人家百忙裏又只見他家使的一箇大胖子頭走來毛廝裏淨手。臟着大屁股。猛可見一箇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賄賂。到次日。陞所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唱的。一班人當廝跪下。縣主解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我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廝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七報這一段冤仇。小人情愿償此人悞傷之罪。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今打杀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西門慶身上。不打如何。打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箇皂隸把武松拖翻。兩点盤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声。

冤道小人也有與相公効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听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厮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胡賴縣官喝令好生與我撻起來當下又撻了武松一撻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箇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几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忤作里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間

毆拳打脚跌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上尹姓陳双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箇清廉的官听的報來隨即陞所但見他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銮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頌滅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并正是名標書史播千年声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所便教押過這于犯人就當所先把

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俱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
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
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叅做都頭因公差回還
祭奠亡兒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
口緝听不合在獅子街王鳶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
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
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
見証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
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要審無異

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
王鳶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
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
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
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
得見天日容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
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并哥七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
告狀不淮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爲哥七報仇因

尋西門慶廝打，不料悞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也。武大舍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也盡知了。因把司吏錢芳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於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箇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了在牢裏。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听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郓哥、仵作何九、一同

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肉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道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箇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蔡太師連忙賚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箇脊杖四十。

刺配二千里、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鉄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箇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箇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姊二郎看管、迎兒、儁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箇有義的漢子、不幸

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士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有詩爲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病草萋萋遇暖風

今朝刺配牢城去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挂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

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
了鬟使女四字單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
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
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
獻來香滿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
金壺內噴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
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廝必用玳安玳安領下一箇小廝一箇小
女兒總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擎着兩箇盒兒說道隔壁花

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眾人跟前都磕

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

門大娘戴總完金蓮便是瓶兒合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

廷上用的菓餠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

的角兒却步上寒酸蔗兒自是富麗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

面看菜兒打發兩箇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

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

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便

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花家娘子

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我並不曾

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箇性兒，不然房裏怎生得這兩箇好了頭？」即入春梅捷甚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也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得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七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箇溫存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一分好錢來。」敘迷處垂涎已久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荅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爲妾，梁中

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達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衆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

前日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箇每
月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鬚錦簇頑耍眾人又見花子虛
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表子
整三五夜不歸正是爲子虛爲事張本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几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
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
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舖和他解衣
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

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双手輕籠金釧捧定那

話在口裏吞放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嗚咽良

情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了頭看見連忙

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

到有兩箇好了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箇也

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

立他跟出來却是生得好模樣見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

小的房裏恁般用人婦人听了聽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

子我不好罵你心裏要收這箇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

打週折指山說磨掣人家來比奴不是那樣人他又

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騰箇空兒
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西門慶听了欢喜道我的
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你二人說得情投意洽更
覺美愛無加謾上的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爲証
紗帳香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莹玉体透房幃禁不
住冤飛鬼碎玉腕欵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癡才郎情動
囑奴知慢七多啞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

房中收用了這妮子正是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潘金蓮自此一力抬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口

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和

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本聰慧喜謔浪蕩

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雪娥不知也秋菊

人獨蠢不諳事体婦人常七打的是他正是

瓦雀鶉衣燕紫領 紛七弄語其爭喧

雖然無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